



韓文

外集

廿六止

六十七九

文

順宗實錄

16  
273  
26





會同  
印攻

門和16  
號279  
卷26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六

明雋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撰實錄李漢序謂公有注論語十卷傳  
學者順宗實錄又卷列於史書不在集  
中一方本从之載朱子云李漢之說據  
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為害已足  
使筆解以逸無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  
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為也方氏不察而  
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  
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  
文隻字各為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僞  
者皆宣使無失墜乃為真能好公  
之文者學為特詳加校定存之外集庶  
幾見筆削之太旨云○舊史公傳云時



謂愈有史等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  
 叙事拙於取舍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  
 宗高詒史臣添改時愈增李漢蔣係在  
 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原別撰順宗實  
 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及監修  
 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  
 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  
 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為順宗實錄  
 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  
 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  
 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  
 不喜嘗其非實帝詔隋刑正隋建言衛  
 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  
 李固言史官蘇景裔皆言改修非是夫  
 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  
 况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為  
 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儒謂史官李  
 漢蔣係皆愈之噤不可參撰併臣得下



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  
 以來相循建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  
 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  
 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  
 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  
 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  
 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為  
 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  
 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皮異云  
 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  
 有七本皆區卷題云韓愈等撰又本略  
 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  
 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  
 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無遺  
 且以公為知言也歟。李性學曰歐陽  
 永叔文學韓退之惟五代史過順宗實  
 錄遠甚所謂青出於藍也楊慎曰蘇老  
 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史才



定有如此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陳壽范曄比肩其論當矣蓋雖韓退之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諱誦弘道二字

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

月十一日生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

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史順宗始封宣城郡王

十一月乙卯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

斷畱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

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

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

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倉

作蒼○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

反犯京師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

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有寶文賜霍仙鳴者

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

從使普王諶前驅太子執上之為太子於父

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

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

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



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

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

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

等以毀譴朝臣懼懼懷所切諫議大夫陽城等

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

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

延齡渠牟上有力焉史云裴延齡章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

每候顏色陳其不可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

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極殿景申丙申避唐諱也餘倣此

極殿即西內前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

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

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

爾皇太子誦虜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

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

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

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

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定陟元后永綏兆人其

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



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

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若粹名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至

金鑿殿草遺詔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身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

冢廟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綱

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按范氏謂德宗將沒不能屬宰相以中社稷故太子既立二十餘年

而宦者猶有他議衛次公特以草詔得至禁

上遂阻其謀不然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

幾為趙高之事矣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

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

含元殿受朝朔上史有辛未二字元或作光

○含元殿東內丹鳳門正殿也

即龍首山之東麓階基高正地四十餘尺左

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龍朔二年建

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

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且

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

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合元殿至

日益甚四十一字舊史云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

見太子于涕二十三日知內外憂疑紫衣麻

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名見諸軍使京師稍

安按祕喪則不應麻鞋發喪則不應紫衣蓋當時倉卒偶着此服非祕喪也



故不衣縷經事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  
右神策軍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列營於九仙  
門之西又大明宮圖宮城城西二十四日宣遺  
面右銀臺門北為九仙門

詔上緣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甲午宣遺

殿太子縷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  
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  
也乃喜

而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基

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伾字○史云初

翰林學士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其叔文

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詭譎多計

詭譎多計譎音決○史云叔文譎詭多計自

疾苦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

宮市事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為太子亦

經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奴皆稱贊獨叔文

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

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

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安言外事

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

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監之御者曰今日

安否何如如內監曰安叔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

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

監以告叔文叔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

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

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願應日諾然後退

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



收人心何以自解叔文之言亦是所謂大好若忠也上大驚

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

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太漸

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名叔文入坐翰林

中使決事詔下或無名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伾以叔文

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外初無知

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

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紘為按行

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使宰下或無

兼字紘或作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

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

許孟容撰議文庚子百寮請聽歧曰自漢

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歧

以來或作已來我國家刻聖亦克脩奉罔或有違況

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

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宥存大孝以寧

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



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

疏曰大行皇帝

漢書音義大行者不在之稱天子崩未有謚號故稱大行

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

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

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主繼親之大孝以屬

臣子承順之義

曾閔曾參上閔子鶯也

猶不許

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

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卯朝百寮于紫宸門

紫宸門紫宸殿門也長安志宜皮殿北曰紫宸

門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

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

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

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

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牛罷翰林陰陽

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

作二或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

罷之

已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

易定節度使通鑑作加義武節度使而下無可



字舊史可作兼或無使字

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

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

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賜紫辛亥舊史作辛卯侍郎作鄭中丞丞作尚書右丞新史通鑑則與此同

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

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

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

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圍鍾之均六變天神皆

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成出鄭注圍鍾即東鍾也屬卯正東

之律致天神以下為宮則帝所出之方也自

子至巳為陽數自午至亥為陰數陽數至少

陰之申而止陰數至少陽之寅而止圍鍾屬

卯自卯至申其數六故圍鍾之變極於六也

而鍾屬未西南方之律也致地示以寅之宮

則以致養之去也以而鍾屬未自未至寅其

數八故而鍾之不變天地之祭不敢以甲廢

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

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

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埃祔廟

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

長史通判漢宕渠縣地後漢公置宜漢縣詔曰實素以宗屬累

韓昌黎集卷六



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垂惠和務  
 在苛厲論下或有謂一道字曰比年旱歉先  
 聖憂人特詔通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  
 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或  
 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路溼所興  
 嗟朕嗣宇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豕以害齊  
 人宥加恩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  
 實諸事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  
 顧文法文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

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  
 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  
 竊至壞屋賣瓦木貨麥苗以應官或無優人  
 成輔端為誣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  
 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  
 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  
 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誣之原  
 非是作泉陵轍公卿以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  
 畏忌之陵或嘗有詔免畿內通租實不行用



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

市里譴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

免書本李實事詳密壬戌戊舊史制殿中丞

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

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今按前云上學書於

此當从史作侍書為是依前翰蘇州司功王

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

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為中書舍人學士

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

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

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六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七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二

起二月 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

東內大明宮南面

門正南曰丹鳳門至德二載為大明鳳門尋復舊名

自貞元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



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  
 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冷官吏主之  
 與人為市隨給其直外物下或貞元末以官  
 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  
 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白望者言使人  
取其物不與還本價也兩市長安城中東市  
西市也隋各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翹  
按後漢襄楷上書曰天宮宦者四星不在紫  
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其言若為  
唐主并要鬧坊闕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即飲  
作備  
 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

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

其論疑當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進奉門

作與論  
奉所經由門戶者有費用如漢靈帝時所謂  
導行費也脚價謂僦人負荷奉物入內有雇  
脚之

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

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官

者稱官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

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

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

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作得言待此驢負



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  
 而已上三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有或作必或  
街吏即金吾  
 左右街使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  
 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  
 聽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官市之  
害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  
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  
業仰官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  
聽  
 上初登位禁之至太赦又明禁又貞元中  
 夏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  
 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

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  
 焉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是  
作割地而傳者不夫舊文又誤增與字  
 元末五坊小兒張摘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  
 以取錢物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鶻坊三曰鷂  
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小兒者給  
役五坊者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苑  
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屬宣  
徽院  
 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  
 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  
 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  
 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



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質音致曰此蛇所以致  
 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  
 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  
 知其弊常欲奏禁之春或至至即位遂推而行  
 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  
 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  
 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  
 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  
 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遂或作逐

非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

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為副統志吐蕃即今西

番也一名鳥思藏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兵部郎中兼

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

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唐書新羅

也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二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

里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

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

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



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  
 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  
 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  
 赴京師陸贄貶在貞元十四年陽城貶在十  
 四年俱詳後十六年鄭餘慶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願素  
 善願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  
 貶餘慶郴州司馬韓臯為京兆尹十四  
 年貶蕪州員外司馬未幾徙杭州刺史德宗  
 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  
 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  
 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

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聞下或  
 有於字癸酉  
 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  
 九仙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景茂詔曰檢  
 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  
 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  
 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  
 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  
 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  
 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



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宥繼  
 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  
 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  
 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  
 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  
 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  
 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  
 副以專之藉史作籍或無之除之疑當作除  
 比○范祖禹曰祐以舊相不與  
 小人共事而為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  
 用其可也夫

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  
 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  
 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  
 莽皆有所憾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而叔文  
 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  
 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  
 制下或有日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  
 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  
 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

韓昌黎集外卷七



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  
 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已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  
 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  
 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  
 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  
 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祇若  
 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  
 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

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  
 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上疾久  
不愈時  
 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對者中外  
 危懼思早立太子而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  
 聞之臣官俱文珍劉光錡薛盈珍皆先朝任  
使舊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名  
 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李程王涯莫立太子  
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虜惡之細不  
 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  
 領之癸巳立淳為太子更名純 丁酉吏  
 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  
 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  
 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



事令直省通執諫直省吏職也以直省中書省故名直省以舊

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諫執諫遂

巡慙赦赦乃版切與報同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

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筮以待郢下或

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已與之同餐閣中

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諫莫敢

出言或無不字非是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

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

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范祖禹曰賈耽鄭珣瑜為相傳

疎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二相皆

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諫等益無所顧

忌遠近大懼焉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七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八

順宗實錄卷第三

起四月 盡六月

明橋李蔭之翹輯注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

長安志宣政殿在東內宣政門內

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

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

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

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

慶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

韓昌黎集外卷八



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  
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允繼洪業  
遠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  
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  
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  
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  
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  
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  
且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

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  
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觀皇太  
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  
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  
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  
哲恭敬溫文德協丕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  
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攷春秋之義  
授之七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



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  
 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外罪者特降從流  
 浚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  
 為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  
 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  
 右前後固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  
 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  
 夙夜講習庶協于中竝充皇太子侍讀

陸質初名

太子名史之按韋執茂自以專權恐  
 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冷先生為天  
 寡人解經義取何為預他事質懼懼而出天

下季子順孫先旌表明閭者委所管州縣各  
 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  
 郡王 寧寬宥察懷 癸酉 按酉字 贈吐蕃  
 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  
 禮部尚書薦字季舉代晉潁州之陸澤祖文  
 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詠諧七登文學科薦聰  
 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真卿



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或  
作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  
 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  
 安公主入迴紇貞元四年迴紇合骨咄祿可  
 汗得唐許婚甚喜遣其妹骨  
 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  
 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甚恭曰笄為兄弟  
 為子婿乎子也吐番為患子當為父除之  
 言辱吐番使者以絕冬十月戊子迴紇至  
 長安可汗仍表請改迴紇為迴鶻許之庚子  
 册命咸安公主加迴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  
 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以薦為判官  
 咸安公主兼册迴鶻可汗使

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

祕書監

貞元十一年迴鶻奉誠可汗卒無子  
 國人立其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

姓跌跌氏辨慧有勇畧自天親時典兵馬用  
 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置姓藥  
 葛羅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  
 幼穉者皆納之闕庭又十月庚寅遣祕書監張  
 薦册拜迴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  
 羽錄及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二十年  
 吐蕃贊普處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  
 持節持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  
 柩祥字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  
 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及服圖記寓



居錄靈怪集等。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立或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孽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收或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佐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成。又歛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戊辰無以杭州刺史韓臯為尚書左丞五月己巳史

辛未史作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兼右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主或作在○此與術一詩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甲申史作以萬年令房啓為



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  
 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或無叔文  
 以為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  
 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宿音  
音滯○前漢武帝紀宿宿久之方行至湖南又  
西海上注躊躇停待貌久之而叔文與執諂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  
 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  
 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是日史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臯為鄂岳觀察武昌作癸未

軍節度使以前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臯  
為鄂岳岳沔斬圍練觀察使仍日係  
甲辰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  
 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  
 人臯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  
 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官者俱文珍等惡  
 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  
 入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  
 職事即無因而至矣日時猶言言日日時王在

韓昌黎集外卷之



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之日入翰  
 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  
 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  
 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  
 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  
 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  
 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又字有不霑字即不  
 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即上  
 不當有不霑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  
 脫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字以  
 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 由此始  
 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岵為祕書少監岵國子  
 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

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岵入史館自華  
 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  
 為吏部尚書奏岵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  
 至禮部侍郎岵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為  
 侍郎岵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  
 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岵為禮部而炎  
 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  
 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岵以封岵謂使者曰相  
 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岵因得以



記焉炎不意カ咥カ賣カ之署名屬咥咥カ明日疏言  
 宰相炎迫臣ニ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  
 炎當害臣作則或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  
 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然之炎杖解  
 乃黜為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  
 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  
 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謂長  
 假也假也泌卒竇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別  
 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咥

自以前輩懷快快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  
 步進不ニ祿ヲ首屬戎器或無祿字或映以為恨  
 去至府奏咥舉前刺史過失鞠不得真無政  
 事不宥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  
 監徵未至卒咥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  
 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  
 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咥時為中書  
 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塋有答詔優獎  
 元和三年以脩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新史  
 初咥



受諸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謫聽在外成書  
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  
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  
當有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陽字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八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九

順宗實錄卷第四

起六月盡七月

明樞李蔣之翹輯注

六月乙亥

乙或作巳史亦作巳

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

汀州寧化縣尉

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

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寧化九

城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士諤性傾躁

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弟黨相煽頗不  
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  
諛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諛又以為不可遂貶



焉殺史由是叔文始大惡執往來一人門

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

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唐六典凡

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將奉也

行也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

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

川當以次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使

或作使闢與其疑當作叔文怒亦將斬之而

與某太尉謂韋臯也執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譟

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士或作貶左散騎

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

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

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

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史

福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

岨伐劉展署為部將斬首萬級累攝壽州刺

史舒盧壽州送租賦詣京師至賴川界為盜

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賴川界討之入賴川

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

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

韓昌黎集卷之九



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  
 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  
 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果以平盧行軍  
 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  
 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果聞即提卒去止當  
 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  
 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名赴京  
 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  
 以許果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果名臣

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  
 議許果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  
 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果懼移軍上  
 元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  
 之未至淮陰果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勸或作  
作勸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擁或萬福倍  
下同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  
 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女或代宗詔以本州  
 兵千二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



陽固留宿衛作固或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令

兵守桶橋渦口桶音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

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

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

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

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名見德宗驚曰

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

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籓口畜給其費至

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

丁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

賞作貞元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

七十年未嘗病一日與九郡皆有惠愛癸

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

尋而裴垪嚴級表繼至悉與臯同裴垪詳本

按裴垪時為致功員外郎裴垪為荆南節度

使宜從詳本○史韋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

成疾重發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冷太子親

臨無政候皇躬痊愈復歸春園臣位兼將相

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

遠法高宗諒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附非人

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

情隨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腹



心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  
 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節日，奏聞斤，遂  
 羣小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事自恃重，臣遠  
 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  
 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表繼至，與臯同  
 贈，故忠州別駕  
 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  
 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史作蘇州嘉興人年十八進士  
 及第。贄大曆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  
 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  
 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  
 隨行，在天下播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

下皆出於贄。一日或作日，直非是。贄操筆持紙，成於須

臾，不復起，艸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

常。啓德宗言，左令書詔，宥痛自引，過罪已，以

感人心，皆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

人。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楚王失國，亡，一言

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楚昭王遭閭閻

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曰：君

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

曰：秦人憐之，為出兵，陛下誠能不悛

畏，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諄詞無所忌



韓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  
故行在制誥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  
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  
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宜力蓋以文德廣被  
腹心有助焉累遷致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  
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  
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且久矣其為相實參  
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  
與參不能爭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

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  
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  
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  
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  
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  
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  
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貧之初實  
參出本異為常州刺史且迫其行與當銜之  
至參貶為郴州別駕異適遷湖南觀察德宗



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  
 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  
 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  
 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  
 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  
 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  
 死由贊焉以武或作與武○司馬溫公云贊  
 傳曰德宗殺參贊有及焉按贊請  
 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  
 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  
 死贊解殺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  
 已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贊耳馬小

說云寶參所寵青衣上流者參必沒入掖庭  
 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  
 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  
 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  
 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  
 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  
 吳通玄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  
 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  
 璟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  
 延齡事告延齡戢通鑑作譏或作  
 譏戢彈或作彈戢延齡益得



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朱日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脫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作多○朱祁曰德危難時聽贊謀乃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讓佳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昏依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實參之次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可兩進邪諂贊固畏懼至為賓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贊邪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

百姓且流凶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艸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翹當詠懷攜李古跡有陸宜公祠詩陸相祠堂野艸蕪蕭蕭槍相列城隅當年賈諶此其輩何代能無絳灌徒四壁雲雷懸畫冷中天日月照忠孤經行為灑英雄淚竟使遺文畢壯圖說者謂贊以負讒失職流離窮處誠可哀憤此特以賈太傳方之蓋十由是貶贊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

韓昌黎集卷一



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  
 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慶事之不可者皆爭之  
 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  
 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  
 由贄而然司馬溫公云凡為宰相者皆欲專  
 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  
 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贄論朝官關  
 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通蒙容養苟備  
 職員致勞庸思巨小經慮此乃諫也贄居忠州  
 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  
 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  
 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云

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

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城字亢

宗北平人史云城定縣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

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集賢殿

元中置漢魏以來秘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  
 文德殿內列藏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  
 唐有麟趾殿學士皆嘗述情平陳之後寫  
 書上副二本藏於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  
 上殿西廂貯書自漢延熹至隋唐皆秘書堂  
 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於  
 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於秘書監馬懷  
 素右騎常侍褚無量總其事於麗正殿為修  
 書使至二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  
 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殿書院



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  
 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史云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  
山此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  
畧之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  
 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  
 風采想或作相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  
 諫諍歿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  
 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非是而  
 城方與其弟牟客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

意平或作并容或作密一字或作并容有懷  
為是退之嘗作爭臣論譏之以此  
 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行  
重複而誤也今當削城揣知其意輒疆與酒  
去譏之者將四字客或時先醉伏席上或時先醉臥  
輒上或有疆與坐字  
 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  
 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  
 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  
 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  
 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



其者侯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  
 有獲焉叙事歷歷城頗有晉人風味至裴延齡讒毀陸贄  
 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  
 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  
 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數人拾遺王仲舒歸登右  
補闕熊執易崔郾等延英門延英殿門也按六典宣政殿門西上閣門之西即為延英門門之左曰延英殿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詔將加城等  
 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

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  
 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直臣或作直言遂  
 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  
 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  
 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  
 天下萬福是偉人是奇男子陳仁錫曰如此立朝方獨此不愧時朝夕相  
 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敢白麻壞之勸  
 哭於庭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給命輕重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  
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  
被宥則用之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兩庭代



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計不庭則用之宰  
臣於正衙受命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  
旨皆宣贊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鼓書德音  
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  
並使白麻紙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閣門鑰入  
而後進呈至日百寮並班於宣政殿樞密  
使引按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宰相即便付  
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示  
若機務急速亦雙日甚速者雖休暇亦追班  
宣示○歐陽脩曰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  
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  
有以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  
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復丁年始  
廷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  
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定畔將強且  
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  
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  
於延齡陸贄兩事者謂宏朝拜官而冬奏疏

也而為諫官七年適遇兩事諫而罷以  
其責向使此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  
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范祖禹曰論者或譏  
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贄若不貶則無所成其  
名矣是不然城有以待而為者也遇裴延齡為  
相救陸贄將成終身廢棄矣無所憾自古  
下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  
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竟坐延  
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  
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  
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  
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無  
根帶吏縱求得城家縱當作坐吏於門與約

韓昌黎集外卷九



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  
 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儻等二  
 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  
 得上遺慶碑作百六十人儻一作儻史云  
 城既行太學生皆涕泣立石紀德按太學在  
 生乞留其姓名可致又有廬江何蕃云在  
 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宥罰者罰之宥賞者賞  
 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或稅或觀察  
 使數請讓上破功第城自署策曰撫字心勞  
 徵科政拙致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

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  
 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  
 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  
 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  
 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  
 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  
 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按或作城券  
 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  
 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



與弟負之以遊有生或作覓或作鬼初城之妹

夫公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

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

十餘史作七年成牛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

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侂詐稱疾自免

自叔文歸弟侂日詰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

為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

事據舊郭子儀傳肅宗上元元年以子儀為

諸道兵馬都統令帥英武威遠等軍及則威遠軍肅宗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遠

營赫湯臚賈耽以湯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

和二年勅左右威遠營置來已久著在國章

其英武軍併入左右威遠營其又不得其黨

皆憂悸不自保侂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

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侂中風

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

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

為河中少尹侂叔文之黨於是始去乙未

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旬當句古族

浪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



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諛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諛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垍嚴綬等戕表垍當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

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名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唐六典大明宮兩閣左曰翔鸞翔鸞閣下為東朝右曰棲鳳棲鳳閣下為西朝百僚拜賀



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

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麟德殿在

東內仙居殿西北此殿三面故亦名三殿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九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十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順宗實錄卷第五

起辛巳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

九聖儲祉萬方咸休九聖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肅宗文宗肅宗德

宗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違暇逸

逸或作給今从史而天祐匪降匪史疾恙無瘳無或

今从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

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



夜祇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一日萬幾不可以

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虜哲

溫文寬和慈惠慈史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敬

或八作敬慶或作仁慶今从史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

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

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

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皇太子即皇帝

位朕稱太上皇居與慶宮典慶宮唐南內宮也六典京城東南

角坊名隆慶中曰明皇為諸王時故宅宅臨太池即龍池池中有龍堂開元二年以宅為

宮既取坊名以為宮名而帝之名其為隆故改為慶宮又取永嘉坊勝業坊之半而增廣之以在太極宮東南故謂之南內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

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與慶宮誥曰

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

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

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

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以今月九日

冊皇帝於宣政殿德宗大行在殯上皇在典慶宮故憲宗不敢於前殿



也即分位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副使門下侍郎

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字史無國有太命恩俾

惟新定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宣改貞

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

八月又日昧爽已前天卡應犯茲罪特降從

滋漉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詔曰倫之本

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

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禮古者天子后

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良姊王氏

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

師之訓經要義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

史書其環以進退之婚禮注婦人又十無

服勤蘋藻祇奉宗祧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采之奉今範益彰母儀斯著後漢郭皇后

祭祀也定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漢百

有母儀有大長秋注秋者秋成之時長者相久之良

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

宣之號位或良姊可冊為太上皇后良媛宣

作位號

韓昌黎集外卷十



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  
 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伍開州司  
 馬王叔文渝州司戶金員外置馳驛發遣舊志  
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 叔文越  
 州人以基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  
 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官市事叔文說中  
 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其可為相  
 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  
 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擘韓泰陳

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交而凌  
 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  
 有知其端者陸質初名淳嘗為左司郎中已見前呂溫渭之子時為左拾遺  
李景儉禹之孫進士及第韓擘混之族子陳諫嘗為侍御史柳宗元劉禹錫時為監察御史○陳仁錫曰此真賊種也賢者而求速進與鄙夫皆無所不至矣 貞元十九  
 年柳開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  
 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澠相善數遊止  
按張正買德宗實錄作張正一通鑑從之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議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正買得名見諸往來字亦脫漏也 正買得召見諸往來



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皆叔文執誼云  
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誼少誠執誼叔文信  
之執誼嘗為翰林學士父歿罷官此時雖為  
散官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  
等朋讎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  
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借  
用韋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  
日除數人日夜羣聚常或作嘗一伾以待書  
幸寢陋吳詔上所襲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

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  
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昭容婦官名九嬪之  
一漢武帝所置唐因之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  
驥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探  
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  
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  
獨有憂色喜上或肯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  
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歿長使英雄淚滿襟



因歔歔涕涕聞者咸竊笑之

按杜詩用作  
捷或作戰

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官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離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不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

幾而母死執諛益不用其諂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諛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敗執諛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諛杜黃裳子塔與黃裳



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諫進士對策高

等執諫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二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

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

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

侍郎執諫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策夏

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

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

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諫大慙恨或

以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

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

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約或作終非是弟疑當作事叔

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諫亦自失

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長奄奄

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惶失色以至敗歿時纔

四十餘執諫自屢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

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

圖執諫皆命去之閉且不視至拜相還所坐

堂北壁有圖不就嘗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

韓昌黎集卷十



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

果得崖州焉一統志崖州縣名唐張州今屬廣東瓊州府

永貞二年正月景戊朔成史作寅太上皇於興

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

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元非是歲

次景戊正月景戊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

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

猶存乎罔象疆非是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

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

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

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續皇極膺千載之休曆

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

本示儉慶裕格天政有疑恩翔春風仁育羣

品而功成不處褻裳去之付神器於沖人想

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願茲寡昧屬

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

兢息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



未極徽號孰載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  
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  
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  
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不  
紀啓元之始前漢孔光傳正月一日爲三朝  
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書又  
紀一曰歲一三日月三日  
日四日星辰又曰曆數光膺徽稱允協神休  
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  
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

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問或作觀古先哲王明於至  
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  
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  
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  
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  
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  
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  
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  
疾大漸不寤不與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



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  
之重軍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懸闕以且易  
月抑惟舊章皇帝定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  
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或作方  
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詣至後出  
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官  
中當臨者朝脯各十五舉音非朝脯臨時禁  
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  
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旬邑疲

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  
魏一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  
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  
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  
居之禮居或作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  
壬申葬豐陵豐陵在京兆富平縣東二十里  
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